

东兰辛市

列车驶入中部时区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喜文学、旅行,散文刊于多家报刊。



上午八点二十分,我抵达车站,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恍惚——这真是东兰辛市的火车站吗?低矮的站房带着岁月的痕迹,规模比想象中要小得多,昏暗的路灯仍执着地亮着。离开车还有二十多分钟,候车的乘客并未涌入站内,只是静静排成一条长队,站在站前那条沙石小路上,等待着那班开往芝加哥的列车。

站上工作人员不多,只见两位年轻人在维持秩序。还有一位年长者志愿者,正耐心地搀扶几位老人上车,并用推车将行动不便者的行李运上车厢。排队与礼让似乎已成习惯,大家自觉按序等候,让老弱病残孕者先行。没想到这趟去芝加哥的火车还挺受欢迎,直到列车进站,还有人拖着行李

气喘吁吁地赶来。女儿告诉我,这趟车到芝加哥需四个多小时,自驾只需三小时,但在芝加哥停车一天的费用高达七十美元。而火车单程票价六十美元,返程仅四十美元,难怪许多本地人选择火车出行。

八点五十四分,我坐在车厢里,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仿佛带我入梦。这列车的白色间红条纹车身,让人想起国内的绿皮车,却又不同。车厢内部,左右两排座椅,每排两座,共九排。本应是三十六座,但最后一排为特殊需求设置:一侧仅设两座,对面则安置了一张双层铁架床——上下铺空间专用于存放行李。去了一趟洗手间,更是意外,其宽敞程度远超我乘坐过的其他列车,大得几乎让人想在里面舒展一下拳脚。

火车平稳前行,时间在这里,仿佛从追逐的金钱与速度,化作了慢悠悠的打盹。平日里无暇细想的琐碎,渐渐有了条理;那些被匆忙掩盖的美好记忆,也像老电影般,得以从容回放。甚至那些未曾梳理的遗憾与瑕疵,此刻也有机会在记忆的荒漠中——拾起……

人生,快有快的效率,慢有慢的沉淀。常言道“欲速则不达”“慢工出细活”。在快慢之间找到平衡,如同走钢丝,于人往往不易,但这趟火车似乎做到了:车票不指定座位,只要空着,任君选择。它给予你自主,却也并非毫无主张。比如今日,当车行至上午十一点三十分,手机上的时间瞬间跳回十点三十分——列车驶入中部时区,时间仿佛被拉长,日子慢了下

来,心情也随之舒缓。这种“慢”,未尝不是在为你积存岁月应许的时光。

沉浸在这份慢调中:窗外碧蓝的天空如画卷般铺展,路边的柳枝依依作别,天际的飞鸟牵引着目光远去。每一个小站上下的旅人,似乎都与我有着微妙的关联;那些掠过的桥梁、村庄、麦田与池塘,仿佛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主角。其实,坐一趟这样“返璞归真”的火车,身体是疲累的,奔波半生的腰背总渴望更快抵达终点。然而,到站时的一幕却让人动容:火车司机站在高高的驾驶室里,庄重地向站台上匆匆离去的乘客挥手致意。不知这是他一时的兴致,还是日复一日的职业习惯,我都珍视这份敬意,也珍视这趟慢行列车。

墨尔本

“沉浸式”观影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文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

来澳洲后,发现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,看电影就是最直观的体验碰撞之一。

在国内,我们早已经习惯字幕的相伴,无论是国产片还是

进口片,双语字幕几乎是标配。尤其是看外语片时,滚动的中英文字幕弥补了听力盲区,大家更容易捕捉台词里的笑点,让这种观影体验完整且松弛。

澳洲电影几乎都没有字幕,初入澳洲,一场电影看起来,就像参加了一场两个小时的听力考试。如果有澳洲演员的参加,还要接触不熟悉的澳洲口音,这对很多听力不佳者来说,何止是不适?记得第一次在HOYTS电影院看的电影是《荒野猎人》,虽然跟着剧情走向能大致听懂或者猜出内容,但那种听不明白也看不明白的“空白感”还是让我觉得浪费了一张电影票。

以前,我喜欢追美剧和英剧。拜字幕组所赐,毫无压力。他们对每一部剧集精耕细化,通过人工逐句翻译、反复校对打磨,让不同听力水平的观众都能无障碍观影,甚至绝大部分国产剧集也都配有字幕,这种贴心考虑兼顾了所有受众。我询问过澳洲当地朋友:“为什么没有字幕?”他们满脸疑惑地反问:“都是母语对话,听得清清楚楚,为什么要有字幕?”这个回答让我一愣,我拿出带着双语字幕的中文电影给他们看,他们多数人觉得太过于麻烦,认为纯粹的试听体验才是真正的观影。说白了,从制片到观众,都没有对字幕的需求。

对文化接触的越深,越了解到“不配字幕”不只是图省事,

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语言体系的差异。简单对比一下,每个汉字都是独立完整的意义载体,一字一义,简洁凝练,在屏幕上显示几个字就能承载非常丰富的含义;而英语由字母拼接而成,单个字母毫无意义,一句完整的语义往往要占满一整行屏幕,观众用目光扫过字幕花的时间也自然就会变长,难怪即便是有字幕,他们也不想要盯着那一长条看。

没有了字幕,很多笑点就听不出来。置身在一群人的笑声里,我就仿佛是透明人一样,为了能够融入大家,每次看电影都得全神贯注看着画面里的面部表情,生怕因为错过一个细节而跟不上大家哄堂大笑的时机。

凡事皆有得失,生活中与人交流可没有实时字幕在滚动,所以这种“纯画面”观影,反倒帮我提高了英语交际能力。几年下来,不用字幕,我也能看懂电影的百分之八九十了。

没想到入乡真随了俗,甚至在澳洲看到有字幕的影片,我都有些不适应。

随着AI翻译的应用,字幕的生成已经变得非常简单,也许不久的将来,字幕会变成所有电影的标配,等到AI眼镜可以同步翻译各种语言的那一天,我们也许不用再专门学外语,看到的任何外语片也都会有中文实时翻译。

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,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

我挺期待那天的到来。

乌鲁木齐

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

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

到新疆旅游的第一天,专家级的地导王爽就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新疆地理历史课。从中我知道了古“精绝国”位于如今南疆的民丰县,知道了精绝国留下的尼雅遗址

里出土了国宝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锦护臂。遗憾的是南疆地域辽阔,旅游行程没有安排去民丰游览尼雅遗址。

旅游结束,途经乌鲁木齐中转返程时,我与老伴趁自由活动时间去参观新疆博物馆,正逢举办特展《中华锦绣——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锦护臂国宝展》。

随着解说员娓娓道来的解说,我们深入了解了这块锦护臂背后的故事。尼雅遗址是古精绝国的城邦故址,这个西域小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

已消失了一千多年。1995年10月,中日学术考察队对尼雅遗址进行考古发掘,发现8号墓是一处男女合葬墓,棺内出土大量随葬品,推断墓主为精绝王夫妇。在男性墓主的右手边,发现了与弓箭、箭箠、刀鞘、锦帽放在一起的一件织锦护臂。当拂去沙土,露出“五星”“东方”“中国”的字样时,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

陈列在展柜里的锦护臂,长18.5厘米,宽12.5厘米,上下有6根绢带。隔着展柜玻璃看去,锦护臂逾千年而弥新,蓝底上的云气纹非常清晰,纹路流畅自如,仿佛活的一般。凤凰、鸾鸟、白虎、麒麟,这些祥禽瑞兽错落在云气纹、日月星象之间,姿态各

异,栩栩如生。

最醒目与最神奇的,是织锦上那八个篆体汉字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。据专家解读,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是古代占星学的占辞。“五星”指岁星、荧惑、镇星、太白和辰星,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木星、火星、土星、金星、水星;“东方”,是古代占星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;“中国”,指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。古人认为,这五颗行星聚在东方天空时,是大利中原的祥瑞兆头。

解说员介绍说,经测定,这块锦护臂的年代在东汉时期,大约公元一世纪末到二世纪末。锦护臂的发现被誉为“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”。为

何禁止出境呢?其一是它的稀有性。带有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字样的汉代织锦,全国仅此一件,是真正的孤品。二是它无可估量的历史价值。带有“中国”字样的实物出现在新疆境内,实证了那时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。三是它的工艺代表了汉代织锦的最高水平,五重平纹经锦的技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。四是它的脆弱性。丝织品易损,不宜长途运输或频繁展出。

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!”中原与西域,丝路与驼铃,汉人与胡人,都在这织锦的丝线上交织缠绕。我想,我不只是瞻仰了一件文物,而是阅读了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。

